

本书讲述了一群野人之乡的饥民与命运的艰难抗争

饿我

■ 岳
啸 / 著

(上)



小说丛书

新世纪长篇小说丛书

饿

(上)

岳 啸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饿/岳啸著.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3

(新世纪长篇小说丛书/野莽主编)

ISBN 7-5071-0519-9

I. 饿… II. 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2080 号

饿(上下)

岳 啸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西三环北路 19 号) 出版发行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0.75

字数:67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71-0519-9/1.485

(上、下册)定价:39.80 元

希望从这里升起

——新世纪长篇小说丛书代总序

野 莽

作为小说家族的长房，中国的长篇小说可溯宗于《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大宋宣和遗事》等宋元长篇话本，后经元明演史，明清言情，以至“五四”的新文学运动，几个世纪，繁衍至今，已成满堂之势。其间的观念，手段，意图，不断地因时而标新立异。小说二字原本出于庄周，“饰小说以干县令”，本意泛指不关道术的琐屑之言，即以庄子所见，孔子、杨子、墨子等诸家的言论著述，都是小说，本人也都不过是一般意义上的著述人，而非圣哲。后班固修《汉书》，《艺文志》对小说始有归纳，话是这么说的：“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

鲁迅考证说诗歌起源于劳动，小说起源于休息。诗歌是抬木头时的“吭哟吭哟”，小说则是歇伙时的娱乐聊天。此话不仅有理，而且还证明了早于延座讲话多少个世纪，文艺

最原始的目的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早期的人劳动罢了坐于一处，讲些有趣的故事，其中有人口才甚好，故事也多，大家便商量着送他一些谷子，或者银两，宁可将他的那份劳动免了，让他专门讲故事给人听，历史上的第一个专业作家就这样产生了。那情形和现在国家把专业作家养起来是不一样的，受人谷子银两的人必须要有好的作品出来，否则供应就会没了。最初的小说都是短篇，因为休息的时间不会很多，即便有些也不能全都用来听小说，还得玩点杂耍以及男女之事。长篇小说需要休息时间的连贯，以便“且听下回分解”。有闲阶级自古就有，但是日夜加班读完一本小说的，恐怕还只有批评家、无聊汉和真正会痛哭流涕狂笑大骂的痴迷文人。

然而诗歌和小小说的功能都是不断发展着的，诗歌除了用于劳动，还可用于恋爱，于是又有了“哥哥呀妹妹呀”的鸳鸯蝴蝶派；除了用于恋爱，还可用于革命，于是又有了“起来哟前进吧”的大声呼吁派。小说也是这样，用于休息之外也还可用于思考、总结和议论，于是有人不像孔子，以为“虽小道必有可观”，也不像班固，以为“如或一言可采”，却敏锐地指出利用小说如何如何，小说愈长，如何愈甚。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七年，便有一批写小说的“狂夫”因为从事这项“发明”而一举获得劳动思想改造的专利，从此身心都得不到休息，小说自然也就写不成了。而且不管当时写的篇幅长短，改造的期限一并都是二十二年。

《中国小说史略》将中国小说，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分为话本、讲史、神魔、人情、讽刺、狹邪、侠义、公案、谴责诸类。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以为此分有些暧昧，不似日本小

说可用几个“物语”来划，所著《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不赞同“周树人氏”，提出“应解为银字儿，说公案、说铁骑儿，说经、说参请，讲史书”等类。并例举公案小说是指裁判事件，并非勇士战争。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四大名著却从原本已归入各种类别的长篇小说中抽调出来，成了全世界不可争议的经典。“五四”以后，中国的长篇小说从内容到形式反而是比较的单纯起来了，过去曾经有过的品类纷纷绝种。三十年代是革命，四十年代是战争，五十年代是运动，六十年代仅留出一片艳阳之天，七十年代只剩下一条金光之道，八十年代严冬过去春雷震响，一道闪电照出了泱泱一国触目惊心的伤痕，于是小说是揭露，是批判，是反思，九十年代雨过天晴，小说又是迷惘，是醒悟，是改革。折腾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中国文学之重锤的长篇小说被赋予各种政治的使命而响亮地敲击着各个时代的黄钟大吕。这也是一种发明，是小说的不得已，却又是小说的很情愿，一百年的小说史，使它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个训练。四十年代的《围城》是个例外，半个世纪以后，九十年代的《废都》也是一个例外。在运动没有波及的海外，还有两处特别的风景，那就是金庸的剑侠和琼瑶的爱。大约仅此而已。直至世纪之末，长篇小说中才开始出现一些调侃破格之作，它们以新的手法写旧事，以旧的手法写性事，以莫名其妙的手法写不知所云之事。

长长的二十世纪完成了最后一次文学巡礼，不久的一个夜晚它将悄然逝去，代之而来的是新世纪的美妙的钟声。在期望和欢呼的文坛上，有一套颇具规模的长篇小说丛书恰待闪亮登场。这些作家惨淡经营，面壁多年，当他们泪流满

面，终于向世界捧出孕于暮鼓诞于晨钟的呕心沥血之作，我们一同仰望苍天，等待新世纪的上帝的宣判。二十一世纪的长篇小说，相比过去是长大了一岁，它理应摒弃狭隘和偏见，理应更加成熟，更加老练，更加厚道。除却缪斯女神的召唤，中国当代小说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任何勾引都不再令它倾心，任何强暴都不再使它变节。让那些令人不愉快的往事随着岁月一道死去，我们将在新的一个世纪里解放心灵。未来的日子必然是和平的，轻松的，优雅的，结束了一系列荒唐的政治和生产运动，新世纪的休息时间将会很多很多，著者尽可以长长地写，看官尽可以长长地读，看官不妨吹毛求疵，著者且要精益求精。好的小说未必不能写到十八卷，长篇小说的时代正在向好心情的读者走来。

二十世纪末的文坛余韵，是将同类小说的丛书冠以花草之美，灵物之奇，地域山川之颜色，为它们划出一片喻示特征的景点。然而我们没有，因为我们这套丛书不是梅苑，不是菊圃，而是整整一座花园，它能使百花吐艳，万芳争奇；也不是微湖小河，而是好大一片汪洋，它要汇聚一切，容纳所有，因着浩瀚而豪爽地拥抱全部的投奔者。它以宽阔正派的胸怀允许万舸千帆在这里犁浪而赛，踏歌而行。只要是美丽的，强健的，有血气有性格的，生命力顽强且持久的，无论是御赐的龙舟还是渔区的乌篷，烈烈轰轰的江洋大盗还是静静悄悄的夜航船，万里泅渡的老水手还是野心勃勃的玩水少年，志在彼岸的越洋人还是向此岸回归的飘泊者，新世纪的大海都会鼓浪而迎。

我们不想再以男女主人公的户口、所持的器具和出没之地，把小说刀切为农村小说、城市小说、军事小说、知识分

子小说和历史小说，因为那一切都已变得空前的复杂化，交叉化，多变化，人的身份和战场见机而改，随时而易，新世纪的作家也不会再满足于让笔下的人物仅仅完成各自的工作。我们只可以把小说试分为写人的小说，写事的小说和写主义的小说。主义势必会多一些的，除了老牌的现实，古典的浪漫，后期所谓的新写实，模仿而尚未成型的魔幻，可能会出现真正的荒诞、象征、表现、存在以及其它正在发生和发展的现代流派，也未尝不可以将过去的神魔、讲史、侠义、公案、讽刺、谴责等类革新改造一番，使其化为神奇，开出几枝绚丽的异花。

既然，模式已经打破，钟声即将敲响，那么奇迹当然就会出现。和世纪末一道结束的是国人对于长篇小说的悲叹。借着新世纪的曙光我们从现在起就开始寻觅，开始呼唤和追捕，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作家们，不为功利所累不为虚名所惑的真正有远大志向的长篇小说家们，可把感天动地震人魂灵的长篇小说栽进我们的书丛，因为太阳应该从这里升起。我们希望同时等待，沉默了足足两个多世纪的中国，伟大的四部长篇名著的身后应有来者。

1999年2月16日，农历大年初一

第一章

历史拖着沉重的步伐，跨进了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七年。

新春伊始，乍暖还寒。冷飕飕的锥子风，一阵接一阵叫着，狗一样撵着咬人。田野里，山坡上，小河边，村头大龙槐上，还戴孝似地披着残存的冰雪。

大龙槐身材伟岸，三人合抱，两丈多高，树枝弯弯曲曲像一条龙。树枝上搭了不少喜鹊窝，以往每到傍晚，飞鸟归巢，喳喳叫的喜鹊就落满一树。如今闹饥荒，喜鹊也飞到别处觅食去了，树上大都鹊去巢空了。树下几条碗粗的根，深扎地下，暴出地面，往来行人，歇荫避雨，坐得树根溜光水滑，摸得树干油黑放明。据说，大龙槐是明朝初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来的移民，为了纪念他们的祖籍老家栽的，距今已有五百余年了。1960年春，大闹饥荒，这里见天有人饿死，党支部书记东方文才，为着救社员，触犯国法，挨了枪子。大龙槐忽然叶落枝枯死去了。人们都说，龙槐通人性，不忍看着乡亲们一个接一个倒下，不忍看着支书含冤屈死，悲伤过度，气绝身亡。因此，大龙槐死去十好几年了，社员们仍然不忍心把它锯掉，见天出工收工，看到它那黑得像铁一样的枝干，便勾起对饥饿的警惕。

社员们羊拉屎似的断断续续来到大龙槐下。他们衣衫褴

楼，面带菜色，有的双腿已经浮肿，背着破破烂烂的行李，拄着打狗棍，拎着破篮子，拖儿带女，哭哭咧咧，要外出逃荒了。

送行的人们陆续来了。他们多是拄棍的老头老奶奶，还有怀身大肚的女人。他们拉着亲人的手，叮嘱了又叮嘱，眼泪抹了又抹。

“儿啊，麦子黄梢就回来，啊！”

“妈，你老回吧，外面冷。”

“儿啊，出远门千万莫冻着，不要睡湿地下，啊！”

“好，我记下了……”

这一处母亲在叮嘱儿子，那一处妻子又在嘱咐丈夫：

“娃他爹，你包袱里有四个煮鸡蛋，实在饿的不行，吃一个充充饥。”

“嗨呀，娃他妈！你马上就要坐月子了，还是你留下吧！”

“已经煮熟了，你就带上吧，家里还有呢！记住，每到一处，哪怕再难，也要给我打封信回来，啊！”

“好！你也要注意身子，有事就请侯大妈，她见识广，热心快肠。”

“好……”

这一处，父亲又在叮嘱儿子：

“娃子，出门在外，凡事要忍着点，不要逞刚强，以免惹是撩非。”

“爹，回吧，我记住了。”

“好，记住老子的话：知足常乐，能忍自安。忍得一时之气，可保百日平安。只要你娃子，能够平平安安，老子就

放心了。”

“爹，我记住你老人家的话就是了。”

“好，可莫当耳边风啊……”

那一处，母亲又在嘱咐女儿：

“囡，你也不小了。凡事要多长个心眼，千万莫让人给骗了。要记住，便宜莫捡，浪当莫收。”

“妈，我记住了。”

“你们几个囡子，要抱成一团，互相照应，可莫跑离群，啊！”

“好，我们一定有苦大家吃，有饭也大家吃。”

“好，这就好……”

太阳像个红脸汉，站到了断龙埡上，不晓得是羞的，还是气的。

太阳是老百姓的钟表。时辰不早了，该启程了。突然，大龙槐下爆发出一片哭声。背井离乡的社员们，前程未卜，不晓得还能不能平安归来。他们在经受一次生离死别的磨难。队上还有几户人家，也在经受一次生死磨难。他们把门闪个缝，偷偷瞄瞄大龙槐下的社员们，然后把门掩上，一家人泪眼相望，暗暗哭泣。

“扑通！”有人跪下了。接着，启程外出逃荒的社员们齐刷刷给送行的亲人跪下了，给大龙槐跪下了。

尖溜溜的锥子风使劲吹着，山坡上的枯草，打摆子似地在冷风中发抖，地里的麦苗，枯黄干瘦，像五类分子似的半死不活，在冷风中筛糠打颤。外出的社员们，缩脖子笼手，眼泪巴巴，一步一个雪坑走了。他们一步三回头，望着难舍难分的亲人，望着枝干如铁的大龙槐走了。

雪路上，留下一片脚印。

县委、县革委会议室里，正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煞住目前这股来势凶猛的逃荒要饭风。此风不煞，社员们大量外流，如何能够在城乡迅速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如何能够发展全县的大好形势？这样，势必影响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部署在全县的贯彻落实，影响了大事，如何向地委、地区革命委员会交待！事实上，昨天地委、地革委已经通报批评了他们不抓大批判，放任社员们外出逃荒的错误，责成他们立即煞住逃荒风，把革命大批判抓上去。

会议室布置得庄严朴素，一边墙上正中贴着毛主席像和华主席像，两边是马、恩、列、斯；一边墙上并排贴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另两边墙上用红漆写着毛主席语录和华主席语录。

会议室正中，放着一张牛腿条案，条案上铺着茶迹斑斑的蓝布，上面放着一圈带套的牛卵子瓶和带窟眼的烟灰缸，沿着条案放着磨得破损的藤椅。县委、县革委八大书记、主任，九大常委，一色披着军大衣，塞在藤椅里，围坐一圈。他们一个个眉毛抓着，眼睛眯着，面如生铁。十六根烟枪齐放（一名女常委不吸烟），十六根烟柱上升，升到天花板上又扑回来，互相扭打撕扯，乱作一团。会议室里烟雾弥漫，常委们活像庙里的十七尊神。

煞住逃荒风的有效措施是粮食，可目下到哪儿搞粮食？伸手向上，不行！那会影响全县的大好形势。再说上边也未必有粮食，闹不好狐狸没打到，反惹一身臊！伸手向下，更不行！如今不是五八年，搞不成一平二调喽！向邻县伸手，

也不行！这几天，他们也是扯阵儿的社员外出讨饭，口里无食可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十七位常委想得脑壳疼，还是一筹莫展。

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李明智，把烟灰在烟缸里弹一弹，扫了大家一眼，见人们脸上还是生铁一块，他又狠吸一口烟，喷出去，无可奈何中夹杂着抱怨：“我们一天到晚，一年到尾，以粮为纲，干部群众扑在纲上，操心劳神，流血流汗，可到头来却粮仓空空，肚皮吃紧，唉！”

一句牢骚话，引来了一些常委的共鸣，他们投来赞许的目光，脸上显出无奈的神色。

县委书记、县革委主任张焕春，脸气得像结了冰，他斜了身边坐的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陶天章一眼，示意他发言。陶天章心领神会，把烟头在烟缸窟眼里按灭，拧开牛卵子瓶盖，喝一口茶，不紧不慢地说：“刚才明智同志讲的也是实情，可是只看到表面现象，没看到事物的本质。”他拿起面前的牛卵瓶，瓶上戴着用塑料筋打的套子，套子上打着三个字：学大寨。他像是把玩，又像是回味，转着看了看说：“那年我们天河县和邻近的临江县，一块坐火车到大寨参观学习，临江的干部一色背着鳖娃子壶，我们的干部一色掂着牛卵子瓶。临江的干部讽刺我们：天河的干部不球行，行走带个牛卵子瓶。我当时就说：行不行，不在啥瓶。你鳖娃壶装茶水，我牛卵瓶照样装茶水。再说干部行不行，不在带啥瓶，要看工作。这不，参观大寨回来不到两年，我们出了全省学大寨的红旗官封大队。临江呢，连个地区级学大寨红旗都没评上。”他拐了一个大弯子，端起牛卵瓶喝一口，说到正题：“以粮为纲正确不正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

我们是否真正以粮为纲了。就像学大寨，存在真学和假学一样，以粮为纲也有个真假问题。真以粮为纲，才能丰收，假以粮为纲，就会减产。”

他的话引起一些常委的窃窃私议，会议室里出现一片嗡嗡声，不晓得是赞成还是反对。

“我看问题不在这儿。”县委常委、县革委常委周景华吐口烟雾，耸了耸肩上的军大衣，“我们全县的土地，从山上到山下，一色种粮食，不准种其它，不能说没有突出纲。我们全县的社员，一年三百六十天，土里刨食，背日头过山，一直干到腊月三十，过革命化春节，不准干别的，不能说没有抓住纲。我们全县的干部，从催种到催收，从追肥到锄草，又是抓进度，又是抓检查，不能说没有举起纲。可是，为啥还是缺粮食？”他把目光盯住了陶天章。不少常委也把目光射过来，他们用眼睛问：是哩，为啥以粮为纲不见粮？

陶天章一时语塞，周景华摆的事实，就像打了一堵墙，把他拦住了。

“我谈点看法。”坐在陶天章旁边的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陶涛，伸出左手中指推了推戴的金丝眼镜，开始发言，解了陶天章的围。“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纲，其他都是目。我的理解是，阶级斗争是管总的，是总纲。其他的纲，在阶级斗争面前都是目。比如，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我们光抓粮食，不抓阶级斗争，还是没抓住纲。”

陶涛一语破的，在常委中间引起很大反响。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都像拨云见日似的兴奋。

陶天章笑着望一眼陶涛，算是聊表感激之情：“陶涛同

志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回想以粮为纲的历史，也有十多年了，可是为啥以粮为纲，不增产粮食？列宁说过，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我看，以粮为纲不增产粮食，主要是错误路线干扰造成的。先是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后是林彪、‘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极‘左’思潮，还有他们的社会基础地富反坏右，兴风作浪，破坏农业学大寨，阻挠以粮为纲的贯彻执行。因此，要把粮食抓上去，不抓阶级斗争不行，不抓革命大批判不行，不批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行！”

“我同意天章同志的看法。”陶涛又推了下眼镜，话锋一转，说：“当前在全县刮起的外出逃荒风，表现在社员群众，根子在阶级敌人。要看到社员群众是受了‘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受了地富反坏右的煽动，才盲目行动的。”

“陶涛同志说得对。”陶天章翘起食指，弹弹烟灰，狠吸一口，说：“我们应当在全县掀起一个革命大批判高潮，上挂下联狠批‘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陶天章和陶涛，号称“天河二陶”。论资格，都打过老蒋；论水平，都是言必称马列，无话不带线，无话不上纲。莫说别人，就是张焕春也敬他俩三分。常委会上，他俩一唱一和，配合默契，说得常委们哑口无言，有两位虽然心存疑问，可一时又理不出个纲线，只好作罢。

张焕春听了二陶的发言，大受启发。他双肩一耸，微微一仰，把披的军大衣蜕到藤椅背上，作了拍板讲话：

“我看就这样定吧，马上发个文件，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部署，迅速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

潮，坚决煞住外出逃荒风，当然喽，出现部分社员逃荒，跟我们的成绩比，只不过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看到我县的大好形势，宣传大好形势，发展大好形势……”

突然，门推开了，闯进来了官封大队书记葛魁三，打断了张焕春的话。葛魁三本来是县委、县革委委员，跟书记主任常委们挺熟，就毫不客气地直奔张焕春。

张焕春指一个空位子，喊着葛魁三的外号：“三炮！啥事，坐这儿说。”

葛三炮没坐。他站着撩起衣角擦把汗，喘着气汇报：

“张主任，问题严重！大前天，官封一队有十几名社员外出逃荒，前天官封二队有几十名社员外出逃荒，昨天官封三队竟然由队长领着全队社员外出逃荒！”

“现在人在哪儿？”张焕春脸上霜冻一般，眼睛血红，盯住了葛三炮。

“正在火车站候车！”

“走！”张焕春霍然站起，“大家都去，堵！把人给我堵回来！”

天河县城南的火车站，屋顶上还巴着雪，屋檐上还吊着凌冰钩，门前的场子上，还残存着三男一女四个雪人，他们跪着，和对面候车室墙上张贴的“打倒四人帮”、“抓纲治国”的大幅标语，相映成趣。只是四个雪人一天天烂下去，烂得缺胳膊断腿了。加上过往旅客看到这四个跪着的雪人，就像看到西湖岳庙里那四个跪着的铁人，立时激起仇恨，激起愤怒，在他们残缺不全的头上脸上身上吐着唾沫，弄得他

们污秽不堪，越发令人憎恶！

处在残存的冰雪包围着的候车室里挤满了穿戴色彩单调的男女老少。他们缩着脖子，笼着袖子，在条椅上，在行李上，在走道里，在墙角里，坐着蹲着躺着歪着靠着站着走着跳着抖着哈着咳着哭着叫着，一色颤栗着，活像集体在跳大神。

候车室的食品店柜台上，面对面斜靠着一男一女两名售货员，看着满屋子发抖的黄蓝二色，忍不住偷偷地笑。

“喂，今儿是哪来的？”穿黄棉袄的姑娘，向穿蓝棉袄的小伙挑了一下眼皮儿。

“谁晓得！”蓝袄小伙瞟着黄袄姑娘，“见天都有这么多人，拖儿带女，外出讨饭。”

“哼！都粉碎‘四人帮’了，还出去讨饭。”黄袄抽着鼻子，喷着鄙夷，扫了一眼颤栗着的人们，甩出四个字：“丢人现眼！”

“姑娘，要是头发，谁愿当小秃哇！”大概那四个字砸着了人，一位驼背老人接腔了。他一手拄拐棍，一手拄烟袋，脊梁弯成一张弓，九十度鞠躬似地向柜台颠来。随着一声干咳，一只干瘦得像枯树枝的手，捏着一个钢蹦儿，伸到了柜台上，恶心得黄袄后退了半步。

蓝袄到底是男子汉，从老人手上摘下钢蹦儿，扔给了他一盒火柴。

“不要火柴，要……”老人回过头，“灵娃，吃啥？”

蓝袄才发现驼背老人背后还尾巴似地跟着个小不点儿。他扔回火柴，换了两颗糖果丢到柜台上。

小不点儿却挑食：“不，我不吃糖，我饿，我要吃饼干。